

國學小叢書

中國古代教育思潮

王一鴻著



中國古代教育思潮目錄

第一編 孔孟的教育思潮

第一章 孔孟和人文主義

第一節 孔孟和人文主義

第二節 孔孟和希臘的人文主義

第三節 孔孟和蘇格拉底

第四節 孔孟和柏拉圖

第五節 孔孟和阿里士多德

第六節 孔孟和羅馬的人文主義

第七節 孔孟和近世的人文主義

第二章 孔孟和理想主義

第一編	中華民族的教育思想	一
第一章	中國古代教育思想	二
第二章	中國古代教育思想	三
第三章	孔孟和自然主義	七九
第四節	孔孟和希臘的理想主義	三八
第五節	孔孟和羅馬的理想主義	三八
第六節	孔孟和近世的理想主義	五六
第七節	孔孟和新理想主義	五九
第八節	孔孟和人格的教育	六〇
第九節	孔孟和自然主義	六九
第十節	孔孟和人文主義及理想主義	七九
第十一節	自然主義的區分	八一
第十二節	時期的區分	八五
第十三節	消極教育	八八
第十四節	環境	九一

第四章 國家主義的教育 九六

第一節 國家主義的教育 九六

第二節 孔孟和希臘的國家主義 九九

第三節 孔孟和近代的國家主義 一〇八

第二編 荀卿的教育思潮 一一三

緒論 一一三

第一章 荀子和人文主義 一一五

第二章 荀子和國家主義 一二六

第三章 荀子和機械主義 一三四

第三編 莊子的教育思潮 一五五

緒論 一五五

第一章 莊子和自然主義 一五八

第一節 莊子和客觀的自然主義 一五八

第二節 莊子和主觀的自然主義 一六一

第三節 莊子與消極教育 一七〇

第四節 莊子與書本 一七九

第五節 學問與技藝 一八四

第六節 莊子的不可知論 一八九

第四編 墨子的教育思潮 一九五

緒論 一九五

第一章 墨子和人文主義 一九七

第二章 墨子和國家主義 二〇三

第三章 墨子和實用主義.....

一一三

第四章 墨子和社會主義.....

一二二

中國古代教育思潮

第一編 孔孟的教育思潮

第一章 孔孟和人文主義

第一節 孔孟和人文主義

要明孔子的教育學說和人文主義有怎樣的關係，必須把人文主義的性質先說一說。原來關於教育一事，雖在智識極幼稚的時代，也沒有不知道的；不過那時階級的區分不很顯著，生活極其簡單，凡事只求其能滿足直接的需要罷了，所以教育上的目的也傾於實利主義。等到後來，文化漸漸發展，人民間漸漸分成治者和被治者兩階級，就是孟子所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情形；這治者階級間爲維持他們的地位，必預備有相當的智識，所以對於他們的子弟，施行一種修

養的教育，就是人文主義的教育；又因他們享有各種特權，衣食無虞，很是閑散，可以隨心所欲，從事各種學問，或為文學藝術上的賞玩，所以他們的教育，自然要比那專學一藝一能只圖糊口的人更進一步了。所以這人文主義的教育，是文化進步後所必起的，不但西洋有這種主義，東洋也有的。

西洋的人文主義雖說是起於文藝復興之後，其實最初的起源還遠在希臘東洋的人文主義，其源可遠溯於唐虞三代，但集其大成的，卻是孔子。我且把孔子的人文主義和西洋比較於後。

第二節 孔孟和希臘的人文主義

先就社會組織上說，希臘的人文主義，興於雅典。雅典隆盛時，為純然的民主國，由市民中互選施政者以行政，但市民之下為平民和奴隸，所以仍可看做一種貴族政治。孔子生在周室衰微之時，各地諸侯儼然成爲許多獨立國，其間有士大夫和平民兩大階級，情形也和雅典差不多。再就教育的理想說，雅典的人文教育，只施於市民間，他們的主要科目是音樂和體操，另外也教些算術、幾何、天文學等，至於實用的科目，卻不是市民必修的學問，其實學校中也沒有這種科目，大概只由有職業的人實地指導，市民高興時，或去研究研究，但只當做玩意兒罷了。便是他們所必修的音樂，也不

是盼望這兩樣學問的發達，只是把來做修養品性的工具罷了。受教育的人所最盼望的是內心的堅實、思想的豁達和思慮的周密。所以一般都抱着教育即修養的觀念。以教育爲生活手段，那是平民的事，並非公民的事。總而言之，雅典的平民教育的理想，就個人言，是要修養人性的全體，就社會言，是要修養其維持支配者特權的支配能力，想造成學問藝術進步的文化國。

再看孔子的教育的理想怎樣。論語上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這四項除文外都是品性上 的事情。但所謂文是先王的遺文；先王自然是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生平所最仰慕的有道德的聖王，學他們的文也必爲著修養的參考了。孔子又說：『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四科中文學是指博學言，就是所謂『博學亦藝之文』了；政事是治國之術，言語是出使時所需的才能，德行不用說是品性上的事情了。這四科，不是屬於修養，便是屬於治者階級所必要的才能，都全和生活無關係。孔子又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必定行有餘力纔去學文，也可見他的意旨了。孔子又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書是認字，數是數學，射御可看做

體操，禮也可看做一種體操，樂是音樂。這幾種科目也和雅典人所習的差不多，而且把他放在道德仁三種品性之後，也和雅典人把音樂、體操做為修養的工具差不多了。所以孔子又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就是說禮樂若不能表現德性，便無價值的。

再看孔子對於職業的見解是怎樣？論語上載：「樊遲請學稼，孔子答他說：『吾不如老農。』樊遲又請學圃，孔子答他說：『吾不如老圃。』」由這一段書看來，孔子是不承認職業教育的。他以為職業該從有職業的人那裏去學，用不着學校教育的。這種見解，也和雅典人看輕實用科目差不多。又如論語所載長沮桀溺以及丈人等隱士，自己親身耕種，都反對孔子的態度和他的政治運動；丈人還譏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就是說他只知勞動頭腦，不知勞動手足；只知在書本上用工夫，不知研究自然，甚至連五穀都分不清楚了。這一班人，並非「不學無術」的尋常百姓，可惜他們不肯同孔子辯論，不然，我們定可從其中得到許多和人文主義相反的好見解呢！

此外，孔子對於生活上的實利，也是極端反對的，所以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說：「士志於道，

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稱贊顏淵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說：「回也其庶乎？屢空？」又稱贊子路說：「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他反對子貢說：「他不知天命而殖財貨。但孔子也非絕對排斥財利，他曾經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鄉黨篇所載孔子關於衣食之事還很考究，可見上面所述孔子的見解，只是說修養時，不可爲生活分心罷。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重修養輕生活的事情，再看孔子對於他所欲造成的君子的內容怎樣。孔子說：「君子不器。」器是器具，各有一定的用處，不器是說不限於一種用處；就是說君子要能修衆德，不是止於一材一藝便算數的。又說：「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就是說君子要能修知情意三育。又子路問君子，孔子答說：「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這一段書的意思，是說君子

最大的學問，只在修養自己；修養的工夫深了，便能平治天下了。此外，關於君子的理想所說很多，但沒有這幾段重要，暫且略去不說。

第三節 孔孟和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是希臘轉變期中的一個大界標，他雖然生在貧苦人家，但他的名聲，已經永遠留存於一切有文化的地方。他的人格很偉大，兼抱着救助國人的大志，他想造成賢人以達他的目的，所以他的名聲比那些詭辯派更偉大，可惜他的愛國精神不為國人所諒，竟把他處死。孔子先世雖然貴顯，但後來漸漸式微了，所以孔子說：「吾少也賤。」孔子的人格也很偉大，他曾經周流列國，親自為政治運動，屢遭人家謀害和奚落，從不喪氣；又親自為教育家，造就許多子弟。蘇格拉底的狀貌很醜陋，孔子的面貌也很奇怪。這是兩人家世、人格、遭遇，以至狀貌等項相同的地方。再則蘇格拉底生平遭逢不幸，死後永享大名，孔子也是生不逢辰，死後卻垂名百世。這也是他們兩個人格偉大學問高深的緣故。現在再把他們的學說來比較一番。

蘇格拉底主張激起個人的自動，把問題上的材料變成觀念。他喜歡和人家問答，一直問到人

家自知錯誤，還要問下去，直問至得到普遍的真理纔止。他這種態度和孟子很像，和孔子稍有不同。
孔子曾經說：「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他這種態度也和蘇格拉底差不多。但是他對於門弟子卻不這樣。他逢到門弟子問難，往往不肯盡說，或是只略露端倪，或是竟不置答，卻對旁的弟子說，讓他去傳語。這大概有三個原因：一因孔子是主張啓發教育的，他恐怕問答得太急，人家沒有思索的餘地，或是不能深切玩味；一因孔子認人格的暗示比言語更重要；所以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一因他恐辯論之際，容易流於意氣，所以他說：「是故惡夫佞者；」又說：「鄉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但這種不同，只是方法上的不同，其實蘇格拉底原反對詭辯派一味對人直說，他纔用問答法；他也主張內省法，也主張發達思考力，不在於灌輸知識，和孔子的用意也差不多呢！此外，關於他們兩人學說同異的地方，可以比較的還很多，但為篇幅所限，只好作罷了。

第四節 孔孟和柏拉圖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最誠實最聰明的學生。他的教法和蘇格拉底相似，也用問答法。他曾經做一部書，叫做『理想的共和國』，或名『公道問答』，在裏頭敘述他的教育計畫。他以為人有三種

性能：一是智慧，其德性爲「精細」；二是感情，其德性爲「強毅」；三是欲望，其德性爲「節制」。所以就個人說，當他的智慧能够強制感情，駕御欲望，以至操縱行動的時候；或是當感情可做智慧的助手，欲能絕端順從時，那纔可以獲得適於各項性能的德性，他的生活上便可維持公平。社會上也是這般，假如其中各項人物，都依照各種性能，各盡其適宜的職分，公道便可維持了。社會依照個人的性能，有三類人物：一是哲人類，專心探討智識，其德性爲智慧；二爲軍人類，專從事戰爭，其德性爲榮譽；三爲實業類，專從事工商，其德性爲蓄積。若使哲人當統治之任，軍人依他的命令以事防禦，工商服從前兩種人，供給他們，那末，社會的公道便可永保了。

這是柏拉圖對於國家組織上的大計畫，其間最可注意的是，誰該爲那一類人，全不由階級決定，乃由一種教育制度去決定。由這種教育制度，可以發見誰的天性最適於在那一類，又好好培養起來；於是個人的德性和社會的公道都可維持了。柏拉圖這種打破階級尊重個性的教育理想，確是很進步的，試問我們東洋主張人文主義的教育的孔子有沒有這種思想呢？這是一個很有興味的問題。

孔子雖沒有做成專書討論政治和教育像柏拉圖一樣，但論語上所記他的言語行動，大都和政治教育有關，把他歸納起來，也可以知道他的理想。他理想中組織國家的分子，大概可別為二類：一是道德高尚的人；一是修養較差的人民。他對於軍人，似乎不認為一種專業，所以他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就是說只要有教育，人人可以作戰。關於這一端，孔子的見解，似乎較柏拉圖進步，但也因中國由來沒有遇到大強敵，已經養成右文的習慣，所以古來大思想家都不好戰事，孔子也逃不出這個例。

至於孔子對那兩種人區分的標準，也和柏拉圖差不多。柏拉圖想由天性決定治者被治者兩階級的所屬，而不由階級，孔子也是這般。原來中國的階級，從來不十分嚴格，無論是天子諸侯的子孫，只限於長子，在數代內，有特別的權利外，其餘的都和普通人民沒有大區別。即如孔子自身，他本是成湯商朝的天子的子孫，後世又曾經為宋大夫，後來更漸漸式微，等到孔子出世，更加微賤，但孔子因有學問，後來又為魯大夫；公羊學派也說孔子譏世卿，足見他斷然不贊成階級的。既然不贊成階級，那末，一國中誰該在上位當統治之責，誰該在下位立於被治的地位，自然須依才情德性為斷。

了。

但才情德性是生成的呢？還是由於修養的呢？孔子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他又說：「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由這兩段書看，他分明把人的性能分爲三等，但其中說到「語」，說到「學」，足見他總不忘修養，他怎樣重視教育，也可見了。

大概孔子理想上的國家分子，可分君子和小人兩類：君子是可以造就的，使統治的責任；小人是難以造就的，就是人民。原來孔子所說的小人，並不如後世所想，是生性暴戾的惡人。試看樊遲請學稼，他便斥他「小人哉樊須也！」其實他只是說他不知治理和尋常人一般罷了。又如他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尤足見他所說小人是指一般人民。此外，如他所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尋常都看作性情上的區分，其實，也無非說求義是在上位者之事，求利是人民之事，只是職分該如此罷了；並沒有說一般人都不可求利，小人是應該排斥於人類之外的。假若一國都是不知利的君子，又有誰來養活他呢？所以從理學家看起來，君子和

小人有善惡貴賤之別，若從政治家的見地論，此兩者正是相反相成缺一不可的。總而言之，孔子是承認人性差別的，他正想利用這一點，以爲分業的標準的，所以他一面說「有教無類」，又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一面又特注重君子的造就，他的見解，正和柏拉圖以教育決定地位的思想相同。

而且孔子對於個性，似乎比柏拉圖更有心得，他更兼有實驗教育家的態度。你看他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可見他把個性分爲動靜二型（Type）。又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狷者有所不爲。」又可見他把個性分爲進取保守二型。至於中行，就是性情極調和之人，那原來很難得的，所以孔子說「不得」。其實動和進取，靜和保守，相差很微，可見他分析的細了。他又本於這種標準去實驗，所以他能知道「師也過，商也不及」，這過與不及，大概可和進取型保守型相當。又知道「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喫」，愚魯可入於保守型，辟喫可入於進取型。

現在再把諸人的性情行事來比較推論一番。先說師商，商是子夏，師是子張；「過」是過當，就